

7

青少年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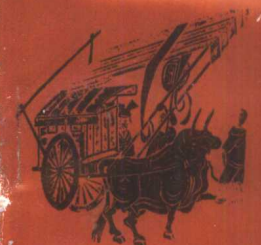
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

资治通鉴

文白对照

故事精编

卷三十至卷三十九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4.3

-7

7

文白对照

资治通鉴

故事精编

卷三十一 卷三十九

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

责任编辑:李 清

封面设计:赵冀江

文白对照《资治通鉴》故事精编(青少年版)

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

出 版 行: 青海人民出版社(西宁市同仁路10号)
发 行: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6143426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
开 本: 32
印 张: 140
字 数: 3365千字
版 次: 1998年1月第1版
印 次: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数: 1—6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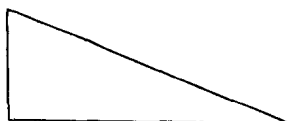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 ISBN 7-225-01472-2/Z·80

定 价: 168.00元(全35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)

目 录



汉成帝建始二年 … (1)	汉成帝阳朔元年 …… (7)
汉元帝建始四年 … (3)	汉成帝阳朔二年 …… (13)
汉成帝河平三年 … (6)	

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一·汉纪二十三

孝成皇帝上之下 …………… (16)	
汉成帝阳朔三年 … (16)	汉成帝永始元年 …… (21)
汉成帝鸿嘉三年 … (18)	

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二·汉纪二十四

孝成皇帝中 …………… (27)	
汉成帝元延元年 … (27)	

资治通鉴卷第三十三·汉纪二十五

孝成皇帝下 …………… (30)	
汉成帝绥和二年 … (30)	
孝哀皇帝上 …………… (34)	
汉哀帝建平元年 … (34)	

资治通鉴卷第三十四·汉纪二十六

孝哀皇帝中 …………… (37)	
汉哀帝建平四年 … (37)	

二年

上自为太子时，以好色闻；及即位，皇太后诏采良家女以备后宫。大将军武库令杜钦说王凤曰：“礼，一娶九女，所以广嗣重祖也；娣侄虽缺不复补，所以养寿塞争也。故后妃有贞淑之行，则胤嗣有贤圣之君；制度有威仪之节，则人君有寿考之福。废而不由，则女德不厌；女德不厌，则寿命不究于高年。男子五十，好色未衰；妇人四十，容貌改前；以改前之容侍于未衰之年，而不以礼为制，则其原不可救而后徠异态；后徠异态，则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间嫡之心；是以晋献被纳谗之谤，申生蒙无罪之辜。今圣主富于春秋，未有嫡嗣，方乡术入学，未亲后妃之议。将军

汉成帝建始二年(庚寅，公元前31年)

成帝从当太子时，就以好色出名。等到即位后，皇太后诏令挑选良家女子充实后宫。大将军、武库令杜钦劝王凤说：“按照古礼，天子大婚，一次就娶九个女子，是为了让她们多生儿子，以对得起祖宗。其中有人死亡，虽空缺其位，也不再补充，为的是使君王保养长寿，也避免后宫争宠。因此皇后嫔妃有贞洁贤淑的德行，而子孙后裔就有圣贤之君。制度有严格的节制，君王就会有高寿之福。废弃而不采用这些古礼，君王就会沉湎于女色；沉湎于女色，就不会享有高寿。男子到了五十岁，好色之心仍未衰退；可是妇人到了四十岁，容貌便不同从前。以变丑了的容貌，去侍奉处在好色之心未衰年龄的君王，而不以古礼去约束克制，就不能挽救君王本来的好色，而后还要发生不正常的变化。发生不正常变化，则正官皇后自我猜疑，恐怕后位不稳，而庶妻宠妃产生夺嫡的野心。这正是晋献公被人指责采纳谗言，使申生无罪而蒙受冤死的原因。现在圣主还很年轻，没有嫡子，刚刚开始研习学问，还没有因亲近后妃而受到批评。将军身为辅政大

辅政，宜因始初之隆，建九女之制，详择有行义之家，求淑女之质，毋必有声色技能，为万世大法。夫少戒之在色，《小卞》之作，可为寒心。唯将军常以为忧！”凤白之太后，太后以为故事无有；凤不能自立法度，循故事而已。凤素重钦，故置之莫府，国家政谋常与钦虑之，数称达名士，裨正阙失；当世善政多出于钦者。

臣，应该趁着本朝初期的隆盛，建立九妻制度。仔细选择德行高尚的仁义之家，物色品貌端庄的淑女，不一定要有声色技能。把这个制度定为万世不改之法。年轻人要戒色。《诗经·小卞》这首诗就是讽刺周幽王废申后而立褒姒，哀伤太子被放逐，使人听了十分寒心。请将军常以此为忧！”王凤将杜钦之言转告皇太后，太后认为九妻之制汉朝没有前例，王凤不能自立法度，只是因循惯例而已。王凤一向器重杜钦，因此把他安置在幕府，国家的政治大计，常与他一起研究考虑。杜钦多次称赞推荐有名望的士人，使他们补救改正政治上的欠缺和失误。当世的善政，多出于杜钦的建议和筹划。

四年

上即位之初，丞相匡衡复奏：“射声校尉陈汤以吏二千石奉使，颛命蛮夷中，不正身以先下，而盗所收康居财物，戒官属曰：‘绝域事不覆校。’虽在赦前，不宜处位。”汤坐免。

后汤上言：“康居王侍子，非王子。”按验，实王子也。汤下狱当死。

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讼汤曰：“臣闻楚有子玉得臣，文公为之仄席而坐；赵有廉颇、马服，强秦不敢窥兵井陘；近汉有郅都、魏尚，匈奴不敢南乡沙幕。由是言之，战克之将，国之爪牙，不可不重也。盖君子闻鼓鼙之声，则思将帅之臣。窃见关内侯陈汤，前斩郅支，威震百蛮，武畅西海，汉元以来，征伐方外之将，未尝有也！今汤坐言事非是，幽囚久系，历时不决，执宪之吏欲致之大辟。昔白起为秦将，南拔郢都，北坑赵括，以纤介之过，赐死

汉元帝建始四年（壬辰，公元前

29年）

成帝即位初期，丞相匡衡再次上奏说：“射声校尉陈汤，以二千石官员的身份出使西域，专门负责西域蛮夷事务，他不能持身以正，做部下的表率，反而盗取所没收的康居王国财物，并对下属官员说：‘远在外域发生的事，不会核察追究。’此事虽发生在大赦之前，但他已不适宜再担任官职。”陈汤获罪被免官。

后来，陈汤上书说：“康居王送来当人质的王子，并不是真王子。”然而经过查验，确实是真王子。陈汤被捕入狱，依罪应被处死。太中大夫谷永上书为陈汤辩护说：“我听说楚国因为有子玉、得臣，晋文公因此坐不安席；赵国有廉颇和马服君赵奢，强大的秦国便不敢进犯井陘；近代汉朝有郅都、魏尚，匈奴不敢从沙漠南下。因此可说，能征善战、克敌制胜的将领是国家的爪牙，不可以不重视他们。君子听到战鼓之声，则思念将帅之臣。我看关内侯陈汤，从前击斩郅支单于，威震蛮夷各国，所向披靡，一直打到西海。自汉朝开国以来，在疆域之外作战的将领，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战功！如今陈汤因报告失实而获罪，长期囚禁监狱，历时这么久仍不能结案，执掌刑法的官吏竟欲致他死罪。从前，白起为秦国的大

杜邮；秦民怜之，莫不陨涕。今汤亲秉钺席卷，喋血万里之外，荐功祖庙，告类上帝，介冑之士靡不慕义。以言事为罪，无赫赫之恶。《周书》曰：‘记人之功，忘人之过，宜为君者也。’夫犬马有劳于人，尚加帷盖之报，况国之功臣者哉！窃恐陛下忽于鼙鼓之声，不察《周书》之意，而忘帷盖之施，庸臣遇汤，卒从吏议，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，非所以厉死难之臣也！”书奏，天子出汤，夺爵为士伍。

会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，驿骑上书，愿发城郭、敦煌兵以自救；丞相商、大将军凤及百寮议数日不决。凤言：“陈汤多筹策，习外国事，可问。”上召汤见宣室。汤击郅支时中寒，病两臂不屈伸；汤入见，有诏毋拜，示以会宗奏。汤对曰：“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。”上曰：“何以言

将，南伐楚，攻陷郢都；北击赵国，坑杀赵括降卒四十万，却因极微小的过失，在杜邮被赐死。秦国百姓怜惜他，无不流涕。而今陈汤亲执武器，席卷匈奴，喋血于万里之外。把战功呈献在皇家祖庙，向上帝禀告，天下武士无不思慕。他不过因为说错话而获罪，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罪恶。《周书》说：‘记人之功，忘人之过，这才适合当人君。’犬马对人有劳苦之功，死后尚且要用车帷伞盖将它们好好埋葬，作为回报，何况是国家的功臣呢！我恐怕陛下忽略了战鼓的声音，不领会《周书》的深意，忘记报答功臣的效劳，象对待平庸臣子那样对待陈汤，终于听从掌刑官吏的建议，将他处死，使百姓心中耿耿，有秦民那样的遗恨。这不是勉励大臣为国赴难效死的作法！”奏章上去后，成帝下令释放陈汤，但剥夺爵位，贬为士伍。

正在此时，西域都护段会宗被乌孙王国的军队围困，段会宗用驿马上书，请求成帝征发西域诸国军队，以及汉朝在敦煌的军队救援。丞相王商、大将军王凤以及百官会议数天也作不出决定。王凤说：“陈汤富于谋略，又熟悉外国的情况，可以问他。”成帝在宣室殿召见陈汤。陈汤在进攻郅支单于时中了风寒，两臂不能屈伸，入见时，成帝下诏准许他不必跪拜，把段会宗的

之？”汤曰：“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，何者？兵刃朴钝，弓弩不利。今闻颇得汉巧，然犹三而当一。又《兵法》曰：‘客倍而主人半，然后敌。’今围会宗者人众不足以胜会宗。唯陛下勿忧！且兵轻行五十里，重行三十里，今会宗欲发城郭、敦煌，历时乃至，所谓报讎之兵，非救急之用也。”上曰：“奈何？其解可必乎？度何时解？”汤知乌孙瓦合，不能久攻，故事不过数日，因对曰：“已解矣！”屈指计其日，曰：“不出五日，当有吉语闻。”居四日，军书到，言已解。大将军凤奏以为从事中郎，莫府事壹决于汤。

奏书拿给他看。陈汤回答说：“我认为这件事没什么可忧虑的。”成帝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讲？”陈汤说：“五个胡兵才能抵挡一名汉兵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刀剑不锋利，弓弩也不强。最近听说颇学得一些汉人制作兵器的技巧，然而仍是三个胡兵抵挡一个汉兵。再说，《兵法》上说：‘客兵必须是守军人数的两倍，才能攻敌。’现在围困段会宗的敌兵人数不足以战胜他，请陛下不必忧虑！况且军队轻装日行五十里，重装备则日行三十里。现在段会宗打算征发西域诸国和敦煌的军队，部队行军需较长时间才能赶到，这成了所谓报仇之军，而不是救急之兵了。”成帝说：“那怎么办呢？围困一定可以解除吗？你估计什么时候可以解围？”陈汤知道乌孙之兵不过是乌合之众，不能久攻，以经验推测，不过数日。因此回答说：“现在已经解围了！”又屈指计算日期，然后说：“不出五天，就会听到好消息。”过了四天，西域军书送到，声称已经解围。大将军王凤上奏，要求任命陈汤为从事中郎。从此大将军幕府的大事，均由陈汤一人决定。

三年

上以中秘书颇散亡，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。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、诸子、诗赋，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，太史令尹咸校数术，侍医李柱国校方技。每一书已，向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录而奏之。

刘向以王氏权位太盛，而上方向《诗》、《书》古文，向乃因《尚书·洪范》，集合上古以来，历春秋、六国至秦、汉符瑞、灾异之记，推迹行事，连傅祸福，著其占验，比类相从，各有条目，凡十一篇，号曰《洪范五行传论》，奏之。天子心知向忠精，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；然终不能夺王氏权。

汉成帝河平三年(乙未，公元前

26年)

成帝因为皇宫藏书有许多已经散失，派谒者陈农到全国去搜求失传的书籍。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校正经传、诸子、诗赋；步兵校尉任宏校正兵书；太史令尹咸校正占卜之书；侍医李柱国校正医药书。每一部书校正完毕，刘向就条例出它的篇目，写出内容摘要，呈报成帝。

刘向因外戚王氏权位太盛，而皇上现在正在留意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等古书，就根据《尚书·洪范篇》，汇集自上古以来，历经春秋战国直至秦汉，所有关于祥瑞、天灾、变异的记载，推测天象变迁的原因，联系比附人间的祸福，突出其占卜与应验，分门别类，各立条目，共十一篇，书名为《洪范五行传论》，呈献给成帝。成帝心里明白刘向忠心耿耿，是因为王凤兄弟权势太盛，才著作此书。然而他到底不能剥夺王氏的权柄。

阳朔元年 时大将军凤用事，上谦让无所颀。左右尝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，通达有异材，上召见歆，诵读诗赋，甚悦之，欲以为中常侍；召取衣冠，临当拜，左右皆曰：“未晓大将军。”上曰：“此小事，何须关大将军！”左右叩头争之，上于是语凤，凤以为不可，乃止。王氏子弟皆卿、大夫、侍中、诸曹，分据势官，满朝廷。杜钦见凤专政泰重，戒之曰：“愿将军由周公之谦惧，损穰侯之威，放武安之欲，毋使范雎之徒得间其说！”凤不听。

时上无继嗣，体常不平。定陶共王来朝，太后与上承先帝意，遇共王甚厚，赏赐十倍于它王，不以往事为纤介；留之京师，不遣归国。上谓共王：“我未有子，人命不讳。一朝有它，

汉成帝阳朔元年（丁酉，公元前24年）

当时，大将军王凤掌握国家大权，成帝谦让软弱，没有实权。成帝身边的侍臣曾向成帝推荐光禄大夫刘向的幼子刘歆，说他博学卓识有奇才。成帝召见刘歆，刘歆为他诵读诗赋。成帝非常喜欢他，想任命他为中常侍，命左右取来中常侍的衣冠，正准备行拜官礼时，左右侍从之人都说：“还没有让大将军知道。”成帝说：“这是小事，何必通报大将军！”左右之人叩头力争，于是成帝便告诉了王凤。王凤认为不可以，此事便作罢了。

王氏子弟全都当上卿、大夫、侍中、诸曹，分别占据显官要职，达官显贵充满朝廷。杜钦见王凤过于专权，告诫他说：“我希望将军采取周公的谦恭谨慎态度，减少穰侯魏冉的威风，放弃武安侯田蚡的贪欲，不要使范雎之流得以从中挑拨离间！”王凤不听。

这时，成帝没有继嗣，身体又常患病。定陶王刘康来朝见，太后与成帝秉承先帝的遗愿，待他十分优厚，给予的赏赐是其他诸侯王的十倍，对当初夺嫡之事，也不存丝毫芥蒂。成帝把他留在京师，不让他归国，还对他说：“我没

且不复相见，尔长留侍我矣！”其后天子疾益有瘳，共王因留国邸，旦夕侍上。上甚亲重之。大将军凤心不便共王在京师，会日食，凤因言：“日食，阴盛之象。定陶王虽亲，于礼当奉藩在国；今留侍京师，诡正非常，故天见戒，宜遣王之国！”上不得已于凤而许之。共王辞去，上与相对涕泣而决。

王章素刚直敢言，虽为凤所举，非凤专权，不亲附凤，乃奏封事，言：“日食之咎，皆凤专权蔽主之过。”上召见章，延问以事。章对曰：“天道聪明，佑善而灾恶，以瑞异为符效。今陛下以未有继嗣，引近定陶王，所以承宗庙，重社稷，上顺天心，下安百姓，此正议善事，当有祥瑞，何故致灾异！灾异之发，为大

有儿子，人命无常，不必避讳，一旦有什么变化，将再也看不见你了。你就长期留在京师，随侍在我身边吧！”后来，成帝病情渐渐减轻，刘康于是留居在封国驻京的府邸中，日夜进官服侍成帝，成帝对他十分亲近看重。大将军王凤对刘康留居京师感到不方便，恰好发生日食，王凤就乘机说：“发生日食，是阴气过盛的征象。定陶王虽亲，按礼应当在自己的封国当藩王。如今留在京师侍奉天子，是不正常的，因此天现异象发出警告。陛下应遣送定陶王返回封国！”成帝无法违抗王凤，只好同意。刘康辞行时，成帝和他相对流泪而别。

王章一向刚直敢言，他虽由王凤举荐，但不赞成王凤专权，不亲近依附王凤。他上密奏说：“发生日食，都应归咎于王凤专权，蒙蔽主上。”成帝召见王章，进一步访问。王章回答说：“上天行事，耳聪目明，保佑善良，惩罚邪恶，用祥瑞或灾异作为效验的征兆。如今陛下因为没有亲子，而召见亲近定陶王，这是为了承接宗庙，以国家为重，上顺天意，下安民心，这是正确的决定和善事，上天应当报以祥瑞，怎么会招致灾异！灾异的发生，是因为大臣专权

臣颺政者也。今闻大将军猥归日食之咎于定陶王，建遣之国，苟欲使天子孤立上，颺擅朝事以便其私，非忠臣也。且日食，阴侵阳，臣颺君之咎。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，天子曾不壹举手，凤不内省责，反归咎善人，推远定陶王。且凤诬罔不忠，非一事也。前丞相乐昌侯商，本以先帝外属，内行笃，有威重，位历将相，国家柱石臣也，其人守正，不肯屈节随风委曲；卒用闺门之事为凤所罢，身以忧死，众庶愍之。又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，于礼不宜配御至尊，托以为宜子，内之后宫，苟以私其妻弟，闻张美人未尝任身就馆也。且羌、胡尚杀首子以荡肠正世，况于天子，而近已出之女也！此三者皆大事，陛下所自见，足

的缘故。现在听说大将军错将日食的发生归咎于定陶王，建议遣送他回封国。假如是想使天子在上面孤立，而由他专擅朝政，以便实现私欲，那他就不是忠臣了。而且发生日食，是阴气侵抑阳气，应归咎于臣下专权而压抑君王。如今大小政事都由王凤决定，天子连手都没有举过一次，王凤不从内心反省自责，反而归咎于善良的人，把定陶王排挤到远方。而且王凤诬隐欺骗不忠之事，不止一件。前丞相、乐昌侯王商，本是先帝的亲戚，品行敦厚，威望很高，历任将相，是国家栋梁之臣。他坚持正义，不肯违心地屈膝追随王凤。最后被王凤用闺房隐私之事而致罪罢黜，忧伤而死，百姓都怜惜他。又如王凤明知他小妾的妹妹张美人已嫁过人，按礼不适宜上配至尊的皇帝，王凤却托言张美人适宜生男孩，将她献入后宫，用不正当的手段为小妾的妹妹谋取私利。然而，听说到现在张美人也未曾怀孕。而且，即使是羌人、胡人，还要杀死头胎婴儿，以洗涤女人的肠肚，使未来所生之子血统纯正。何况是天子，怎能亲近已嫁过人的女子！以上所说的三件都是大事，是陛下亲眼所见到的，根据它们，足以推知其余和另外

以知其馀及它所不见者。凤不可令久典事，宜退使就第，选忠贤以代之！”自凤之白罢商，后遣定陶王也，上不能平；及闻章言，天子感寤，纳之，谓章曰：“微京兆尹直言，吾不闻社稷计。且唯贤知贤，君试为朕求可以自辅者。”于是章奏封事，荐信都王舅琅邪太守冯野王，忠信质直，知谋有馀。以王舅出，以贤复入，明圣主乐进贤也。上自为太子时，数闻野王先帝名卿，声誉出凤远甚，方倚欲以代凤。章每召见，上辄辟左右。时太后从弟子侍中音独侧听，具知章言，以语凤。凤闻之，甚忧惧。杜钦令凤称病出就第，上疏乞骸骨，其辞指甚哀。太后闻之，为垂涕，不御食。上少而亲倚凤，弗忍废，乃优诏报凤，强起之；于是凤起

那些所看不到的事情。陛下不可让王凤长期主持国事，应让他退官回到府第，另选忠诚贤能的人代替他！”

自从因王凤的弹劾，王商被罢黜，到后来遣送定陶王归国，成帝心里一直郁愤不平，此时听了王章的话，有所感触而醒悟，打算采纳他的建议。成帝对王章说：“若不是京兆尹直言，我听不到国家大计。况且只有贤能者才了解贤能者，请你试为朕找一位能够辅政的人。”于是王章再上密奏，举荐信都王刘兴的舅父、琅邪太守冯野王，说他忠诚正直，又富于谋略。成帝从当太子时，就多次听说冯野王的声名，于是准备依靠他代替王凤。王章每次进见，成帝都命左右随从退出。但当时太后堂弟之子、侍中王音独自窃听，全部了解王章谈话的内容，并报告了王凤。王凤听了甚为忧虑恐惧。杜钦劝王凤搬出大将军府，回到原来的侯府，上书请求辞职退休，措词十分哀痛。太后闻讯，为王凤流下眼泪，不肯进食。成帝从小就亲近倚靠王凤，不忍心罢黜他，就下诏优礼安抚，勉强他继续任职。于是王凤复行视事。

成帝让尚书弹劾王章，说：“王章明知冯野王先前因为是诸侯王的舅

视事。

上使尚书劾奏章：“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补吏，而私荐之，欲令在朝，阿附诸侯；又知张美人体御至尊，而妄称引羌胡杀子荡肠，非所宜言。”下章吏。廷尉致其大逆罪，以为“比上夷狄，欲绝继嗣之端，背畔天子，私为定陶王。”章竟死狱中，妻子徙合浦。自是公卿见凤，侧目而视。冯野王惧不自安，遂病；满三月，赐告，与妻子归杜陵就医药。大将军凤风御史中丞劾奏“野王赐告养病而私自便，持虎符出界归家，奉诏不敬。”杜钦奏记于凤曰：“二千石病，赐告得归，有故事；不得去郡，亡著令。《传》曰：‘赏疑从予，’所以广恩劝功也；‘罚疑从去，’所以慎刑，阙难知也。今释令与故事而假不敬之

父，而外放补官，而却因私心违制推荐，想让他任朝中任职，以阿谀攀附诸侯。又明知张美人已入宫侍奉皇帝，却狂妄地引述羌胡杀子荡肠的风俗，这不是所应说的话。”把王章交付司法官吏处理。廷尉罗织成大逆罪，认为：“把皇帝比做羌胡蛮族，想使皇上绝嗣，背叛天子，私心为定陶王打算。”王章终于死在狱中，妻子儿女流放到合浦。从此，公卿见到王凤都侧目而视。

冯野王恐惧不自安，就得了疾病。病假满三个月后，成帝批准他带职养病，他就和妻子回到故乡杜陵就医。大将军王凤暗示御史中丞弹劾他说：“冯野王被皇上赐准带职养病，却私自趁便拿着虎符越过郡界回家，犯了奉诏不敬之罪。”杜钦给王凤上书说：“官秩为二千石的官员得了病，被批准带职养病而就此回家的，有前例可援。法令中并没有不许离郡的条文。经传上说：‘拿不准该不该赏赐的，姑且给予赏赐。’目的在于广施恩德，勉励有功之人。还说：‘拿不准该不该惩罚的，姑且赦免。’目的在于谨慎刑罚，免生差错。现在不顾法令和前例，而以不敬的法条治罪，完全违背了‘拿不准该不该惩罚的，姑且赦免’的古训。即使认为二

法，甚违‘阙疑从去’之意。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，任兵马之重，不宜去郡，将以制刑为后法者，则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。刑赏大信，不可不慎！”凤不听，竟免野王官。时众庶多冤王章讥朝廷者，钦欲救其过，复说凤曰：“京兆尹章，所坐事密，自京师不晓，况于远方！恐天下不知章实有罪，而以为坐言事。如是，塞争引之原，损宽明之德。钦愚以为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，并见郎从官，展尽其意，加于往前，以明示四方，使天下咸知主上圣明，不以言罪下也。若此，则流言消释，疑惑著明。”凤白行其策焉。

千石的高级官员管辖千里之地，负有军事上的重任，不应轻易离开辖郡，准备制定律条作为以后的法令，那么冯野王的罪过也在新的条文制定之前。刑罚和赏赐，关系国家的重大信誉，不可不慎重！”王凤不听，竟然罢免了冯野王的官职。

当时百姓大多认为王章冤枉而讽刺朝廷。杜钦为了挽救王凤的过错，再次劝王凤说：“京兆尹王章被指控的罪状密不外传，连京师的人都不知道，何况远方的人呢！恐怕天下人不了解王章确实有罪，而以为他直言规谏才蒙祸下狱。这样的话，就会堵塞谏争的言路，有损宽容贤明的圣德。我认为，应该借王章这件事，命令举荐直言极谏之士，加上现有的郎、从官，也让他们尽量发表意见，使朝廷的言路比前加宽，以向四方显示，使天下都知道主上圣明，不会因直言而责罚臣下。若能如此，则流言便会消释，疑惑之心也会明白。”王凤将杜钦的意见报告成帝，并施行了他的建议。

二年

夏，四月，丁卯，以待中、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。于是王氏愈盛，郡国守相、刺史皆出其门下。五侯群弟争为奢侈，赂遗珍宝，四面而至，皆通敏人事，好士养贤，倾财施予以相高尚；宾客满门，竞为之声誉。刘向谓陈汤曰：“今灾异如此，而外家日盛，其渐必危刘氏。吾幸得以同姓末属，累世蒙汉厚恩，身为宗室遗老，历事三主。上以我先帝旧臣，每进见，常加优礼。吾而不言，孰当言者！”遂上封事极谏曰：“臣闻人君莫不欲安，然而常危；莫不欲存，然而常亡；失御臣之术也。夫大臣操权柄，持国政，未有不为害者也。故《书》曰：‘臣之有作威作福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。’孔子曰：‘禄去公室，政逮大夫，’危亡之兆也。今王氏一姓，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，青、紫、貂、蝉充盈

汉成帝阳朔二年（戊戌，公元前23年）

夏季，四月，丁卯（二十七日），任命侍中、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。当时王氏家族的权势越来越盛，郡和封国的太守、国相及州刺史都出自王氏门下。五侯的弟弟们竞相奢华，行贿之人呈献的珍宝，从四面八方涌来。五侯全都通达人事，好士人，养贤才，倾财施予，互相攀比，以此为荣。宾客满门，竞相为王氏家族传播声誉。刘向对陈汤说：“如今灾异如此严重，而外戚权势日盛，发展下去，必然危害刘氏。我有幸是刘姓皇族的后裔，几代蒙受汉朝的厚恩，身为宗室遗老，前后侍奉过三位天子。皇上因为我是先帝旧臣，每次进见，总以优礼待我。我若不说，还有谁应当说呢！”于是上密奏极力劝谏成帝说：“我听说，君王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的，然而却常常出现危机；没有不希望国家长存的，然而却常常亡国。这是由于君王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手段。大臣掌握权柄，主持国政，没有不危害君王的。因此《书经》说：‘臣子作威作福，就会危害家族，给国家带来凶险。’孔子说：‘诸侯不能支配俸禄，政事都由大夫主持，’这是危亡的征兆啊！如今王氏一姓，乘坐红色车轮彩色车毂的华车的就有二十三人。佩青色、紫色绶带，帽上有貂尾跟绣蝉的充满朝廷，象鱼鳞一样排列左右。大将军主持国事，